

情天補恨錄

說部叢書第四集第三編 上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情天補恨錄卷上

美國克林登女士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吳縣毛文鍾

第一章

有文人何魯卡。在巴黎一巨宅門外。訪一女士。此人爲英產。美風姿。似貴胄子弟。惟儀容間時時露一種游移無定之神思。而女使亞德。不之知也。含笑啓關曰。不審吾女主人。曾否外出。容入觀之。何魯卡遂入。立於廳事。蹣跚未嘗歸座。已而亞德出曰。女主人在內客廳中。遂舉帷讓客入內。亞德自思此豈可憐吾家女主人。安能以身事之。何魯卡既近內客廳。微叩其肩。聞有嬌柔之聲。自內書曰。何魯卡既入。視廳事陳設。一非巴黎俗尙所有。女方觀書。

亦不類法產。至於此女爲何國人。則不之知。以各國語言。咸精熟。如土著女名里姒。爲年未及二十。乃有傾城之色。肌白如玉。髮黃如金。二目作栗色。似法國南方之產。何魯卡入時。初不起立。但伸其皓腕。何魯卡捧而親之。里姒曰。爾何爲至此。吾聞前一日亦曾見枉。何魯卡曰。吾胡能不來。果有膽幹者。昨日已來奉候。里姒曰。汝早日。卽有膽。亦莫能見我。昨日人多如蟻。決無能酬應及汝。何魯卡曰。汝落落寡。乃不識人心之傾向。女曰。此言聞已三百餘次。卽來書所登者。亦幾疑有千言之夥。何魯卡曰。人旣無情。屬我。我何絮絮之爲。女曰。汝謂我無情。則亦聽汝因低眉自觀其書。何魯卡曰。吾之所謂無情。卽責汝不恆面我。汝當知吾一生傾慕至矣。且我句女曰。汝胡不續爾言。言後仍觀手中之書。何魯卡躍起。

座。問曰。此狀令人欲狂。女引目曰。汝欲狂耶。可掣鈴。令人以茗進。茗之爲用。較咖啡爲良。此物足以養汝之神經。不至亂。何魯卡如言。女曰。坐而告汝。余心近來淡於愛情。故厭聞此語。亞德且以茗進。爾萬勿喧。何魯卡微語曰。汝之幹力。能使男子長跪。爾前聽爾號令。而呼叱之女曰。此語亦無着。吾未嘗使男子下跪。彼自跪我。我亦何力之有。須知汝輩男子。好以情坑人。使女子望而生妬。汝輩終無卹。而行己意。何魯卡曰。天生豔質。使人忘死。胡能不卽爾而致其纏綿。女曰。汝輩愛情。絕短。有僅一日而消歸。無有者。極綿遠。亦不過一年而卽生厭惡。吾已歷知之。吾意茗之爲用。甚佳。能定人之神經。不爲謬言。所亂。卽謂亞德曰。汝告廚娘。米拖林。今夕晚餐。早半句鐘。吾將與和卡及代伯爾兩先生觀劇。何魯

卡曰。汝何時能授我。以晷刻侍爾。赴大劇場時。亞德已出。女曰。或有其時。唯吾無暇多談。汝當以正大之言語我。勿僅啾啾爲刺耳。之談。何魯卡既行。女約以下星期同往。此時里姒獨坐。念何魯卡果否愛我。殊不敢知。然其隨流飄蕩。初無定向。吾心殊不之屬。所以不屬者。正以其人往往使我生厭。究之生厭。亦不僅此一人。忽目地上。見有一物。卽曰。此何物耶。拾視則一照片。照中爲女郎貌。亦絕佳。然里姒視之。殊不謂然。自思必何魯卡所遺。或爲其已定婚之女。夫既定婚。何爲糾纏於我。此輩性情飄忽。胡可託以終身。待見其人。然後再還。以物讀吾書者。當知一細微之物。能使人無盡之悲。初似甚奇。然古往今來。情海中往往如是也。

第二章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事得其人。終身樂也。利蓮太息曰。苟舍其人。萬無樂境。公爵夫人未及答。卽聞有掣鈴之聲。利蓮起謂夫人曰。嫂氏且斂退。或何魯卡來也。夫人曰。吾當避之。想此人之來。又貢一甜蜜之言。愚爾。噫。何魯卡果來矣。此時何魯卡至。夫人與之引手。後卽行。夫人自念。下星期當以電報與鶯司計程。鶯司當至路麥。吾電託爵阿子公爵轉交。今利蓮以心性未定之人。遇此狂且。胡能久生於世。鶯司洞澈人情。至時或能爲其愛妹之地。何魯卡旣至。卽長跪於利蓮之前。求離婚。利蓮聞言。肝腸欲碎。二目全黑。幾仆於地。因思此着。均里姒從中爲梗。而何魯卡胡知者。今旣自求離婚。聽之可也。卽謂何魯卡曰。汝能善事里姒。或房中之樂。較我爲多。汝今趣出此門。何魯卡將欲進抱其身。利蓮曰。汝身今非我有。不能近矣。何魯

卡復親其手曰。汝幸諒我利蓮。忍悲而強笑曰。吾悉吾心。諒爾可也。何魯卡既與利蓮永訣而行。夫人立出視之。見利蓮暈於榻上。已如死人。夫人扶入屋中。卽趣人延醫爲理。經兩小時始醒。一語夫人以狀。夫人強力自鎮其心。勉爲勸慰。然亦知此嬌嫩之花。暴經懣雨。不久霑泥矣。尤知其夫及小郎鶯司。摯愛其妹。卽飛電赴路麥。託爵阿子勳爵。面致鶯司。趣其早歸。時公爵方野居。辨藥草之性。於世事弗諳。故夫人不之告。但告鶯司。夫人蓋見利蓮人已懨懨。下此萬無生理。然此時尙未臻於危候。利蓮自是以後。不言何魯卡。但問其兄鶯司。胡久不歸。夫人又憂鶯司言語不檢。觸利蓮之悲懷。然亦不能不示利蓮。其書甚短。大意不願利蓮與何魯卡定婚。書言弟不善相人。然以來書觀之。似此人非白頭之侶。

嫂氏聽之。吾但。有此妹。萬萬。不能。令其。長愁。以終。利蓮。讀來書。如刀。剗其心。然懷兄之愛。感入中心。讀之數遍。淚如雨下。

第三章

何魯卡既別利蓮。卽往造里姒。此心已爲美人顛倒。萬萬不能少別其家。里姒是夜。正有茶會。會中人均一時名流。無庸碌者。是夕待何魯卡有加禮。何魯卡大悅。如置身九霄之上。及會罷。里姒忽出一函授何魯卡。曰。汝歸時當發視之。此信卽與爾。明日可勿更來。吾明日終朝外出也。何魯卡歸而發書。見書中照片墜落。知爲女人之影。幸已與利蓮離婚。中心滋樂。既思此影必爲里姒所疑。下此頗難於着手。因坐而作書寓里姒。言與影片中女子初無愛情。乞回書少加假借。以慰思念。里姒見書一笑。已見書詞懇摯。因

思。不。如。以。虛。詞。慰。藉。不。至。明。日。復。來。糾。纏。乃。匆。匆。作。書。付。郵。政。須
知。此。書。關。係。匪。輕。卽。爲。後。此。何。魯。卡。據。爲。復。仇。之。券。明。日。里。嫻。赴
公。園。歸。時。亞。德。言。何。魯。卡。已。來。弗。遇。言。今。夕。必。且。更。來。里。嫻。曰。汝
告。彼。今。日。有。事。不。能。相。見。此。人。誠。不。憚。吾。心。至。並。巴。黎。亦。因。彼。而
生。吾。慍。惡。亞。德。汝。爲。我。料。理。行。事。吾。將。去。巴。黎。矣。亞。德。聞。主。人。之
言。知。爲。習。慣。乃。應。諾。而。退。里。嫻。去。冠。並。白。手。套。操。意。大。利。語。自。咎
曰。吾。日。來。愈。憚。應。酬。吾。果。嫁。人。必。嫁。一。誠。慍。之。人。然。相。壻。難。也。或
且。吾。性。過。高。所。遇。人。皆。具。奴。隸。之。質。吾。安。能。偶。彼。奴。隸。非。得。足。爲
主。人。翁。吾。決。不。以。身。事。之。遂。往。來。徘徊。曰。何。魯。卡。萬。非。偶。行。當。絕
之。願。上。天。佑。我。勿。隨。流。飄。蕩。近。一。無。定。力。之。人。果。吾。逐。彼。時。彼。心
必。傷。或。因。而。自。殺。然。英。人。性。質。不。經。月。又。別。有。所。契。矣。惟。吾。身。何

以令彼顛倒。是亦吾過。然此心坦坦。初不蠱惑其人。又何內疚之有。是夕何魯卡果來。爲亞德所卻。怒極遄歸。明日復至。見里姒坐於琴邊。衣鵝黃之衣。且彈且歌。見何魯卡至。卽曰。汝來將與我辭行乎。何魯卡曰。此言殊費解。里姒曰。吾明日卽去巴黎。何魯卡曰。確耶。里姒亦不引手。但曰。吾行踪靡定。今日在此。亦不知明日又在何處。何魯卡曰。汝焉往。女曰。未有定嚮。何魯卡曰。汝欲棄我如遺。爲計左矣。汝何往者。吾決尾汝而行。里姒曰。汝勿浪言。爾我湊交。此外初無餘戀。何魯卡曰。若云朋友。則逐日奔波。寧非虛話。目汝尙不知吾已鍾情於汝耶。汝以情鈎我。今乃怫然。如不相識。此乃我所不及料之惡作劇。里姒曰。吾待爾如恆人。初未鈎爾。且汝寧須人誘致耶。我自承有時待爾。頗加禮。汝自癡情。我仍冷澀。汝

當。知。之。且。爾。愛。情。不。過。須。斯。越。三。日。卽。銷。歸。無。有。亦。復。何。重。之。有。
何。魯。卡。復。長。跪。乞。憐。里。姒。置。之。不。理。以。爲。果。稍。留。意。者。將。滋。一。身。
之。累。卽。作。冷。語。曰。汝。此。狀。吾。觀。之。熟。矣。實。相。告。男。女。性。情。吾。了。了。
知。之。汝。自。竭。其。誠。吾。終。不。信。吾。言。已。盡。於。此。汝。其。行。矣。何。魯。卡。尙。
欲。有。言。不。得。已。啓。關。而。出。計。必。仇。復。使。之。悲。痛。不。堪。如。己。今。日。之。
楚。辱。夫。以。里。姒。之。美。能。顛。倒。何。魯。卡。而。何。魯。卡。神。志。旣。昏。乃。不。知。
天。下。女。子。有。貌。寢。而。心。良。彼。不。之。識。也。唯。里。姒。之。聰。明。固。深。知。何。
魯。卡。者。其。初。頗。憐。其。人。後。乃。自。悔。憐。之。無。謂。

第四章

時爲早晨十點鐘。利蓮初起。懨懨於溫榻之上。公爵夫人。勸進再
三。始少飲咖啡及餅餌。夫人曰。汝且勿下樓。吾爲爾採花。置爾案

上。利蓮強笑。忽爾驚悚。蓋聞有車聲。少停於門外十餘碼之外。利蓮色變。問夫人曰。此或非吾仲兄歸乎。夫人曰。吾意或小郎抵家。防妹臥病。故未敢驅車入門。少須鈴動。夫人曰。詎拉西爾醫生來也。夫人即與親吻。自至客廳。聞甬道中有足音甚微。門啓。則一高碩之美丈夫。即公爵之弟。鶯司也。鶯司低聲謂夫人曰。利蓮如何。今在何所。夫人曰。臥於樓中。彼實非病。吾當告爾以狀。吾自電報中。不能詳言。且此電何時爲汝所得。鶯司曰。一至路麥。即得此電。故匆匆來歸。請爾告我。以利蓮病狀。夫人曰。爾少坐飲酒。鶯司曰。吾於一點鐘前。已飲咖啡。遽坐聽其故。夫人歷歷告以離婚之故。鶯司變色而切齒。然尙力遏其氣。不願以怒容示其愛妹。然夫人所言。能使鶯司力行報仇之事。蓋鶯司生平貴行而不貴言。

也。但曰。何魯卡安在。嫂夫人曰。吾不之知。但聞里姒去巴黎矣。驚司曰。里姒何人。得毋爲游女。嫂夫人曰。但聞其人甚美。不知其他。據醫生言。曾嫁一爵士。已新婦矣。吾聞此女亦貴族。半爲意大利人。在巴黎頗有豔名。驚司曰。此等遊女。以迷人爲伎倆。毫無心肝。不足責也。嫂夫人以手拊驚司之肩曰。小郎幸勿仇此二人。驚司曰。嫂氏勿爲吾慮。何魯卡喪心昧良。在理宜罰。旣無把握。無復人格。卽里姒亦屬野狐。善於惑人。吾家清白。何魯卡安足耀我門楣。吾果在是間。安能使利蓮有此一錯。卽起立曰。利蓮安在。吾往視之。夫人指其外闥視之。驚司者。聰明絕頂。又友愛逾常。卽躡步而前。初無聲響。不欲驚聾病人。夫人先入告利蓮。蕭然自出。驚司入就病榻。抱其病妹瘦弱之軀。不敢少露愁懣之色。以重其疾。而利

蓮平日。心重鶯司。有言必述。此時見鶯司歸。心頗釋然。卽曰。阿兄聞吾事乎。鶯司曰。嫂氏已見告矣。利蓮立與親吻。鶯司曰。嫂氏語後。吾尤洞澈爾事。利蓮曰。阿兄苟有所眷。亦中道變其心。食其言乎。鶯司曰。否。鶯司者。知利蓮心中。不唯不怨何魯卡。且爲之解釋。因曰。此人唯無把握。故易爲人所惑。彼里姒尤工狐媚。而何魯卡遂墜其彀中。利蓮聞其兄言。微哂曰。里姒之術。或不能惑汝。伏線。鶯司曰。吾親愛之女弟聽之。吾尙少年。安有柄握後事。正未可知。伏線。利蓮遂一一以何魯卡負心之事告鶯司。並知與何魯卡情義已絕。萬無更聚之時。鶯司此時怒絕。旣恨何魯卡。乃尤恨里姒。然尙極力勸慰其妹。不復多言。亦知利蓮經此大挫。萬不能更生於人世。蓋入室時。已知其不救。然知死期尙遠。可以團。

聚數禮拜之久。嗚呼。天下無論兄妹情深而終不能自死中覓活也。

第五章

利蓮病勢日加。知無餘望。骨肉舍鶯司外。更無可戀之人。卽謂鶯司曰。吾以早行爲得。早知非長壽之人。鶯司酷愛其妹。故長日侍病。未嘗須斯舍之而去。有時利蓮心神弗定。則抱而往來於樓心。待其寐而置之。病楊利蓮本重。其嫂夫人至是乃尤親。且見鶯司篤手足之情。覺當日何魯卡之假意真情已擲諸九霄雲外。此時通國之良醫皆至。言深悲傷。腦傳入心。房疾不可爲矣。病急時不告諸親族。但請公爵愛丁大趣歸。一日侵晨利蓮死。卽死於鶯司之臂上。厥狀如睡。公爵夫婦大痛。面無人色。而鶯司則僵如木人。